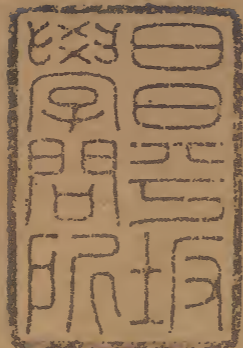


淮海吏隱稿

四



			漢書門
		一〇	類
	一	七	
	六	四	
大	一	函	
冊	架	號	

庫文閣內		
三	一	漢
七	五	書
函	三	
二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34	
冊數	5 (4)	
函號	317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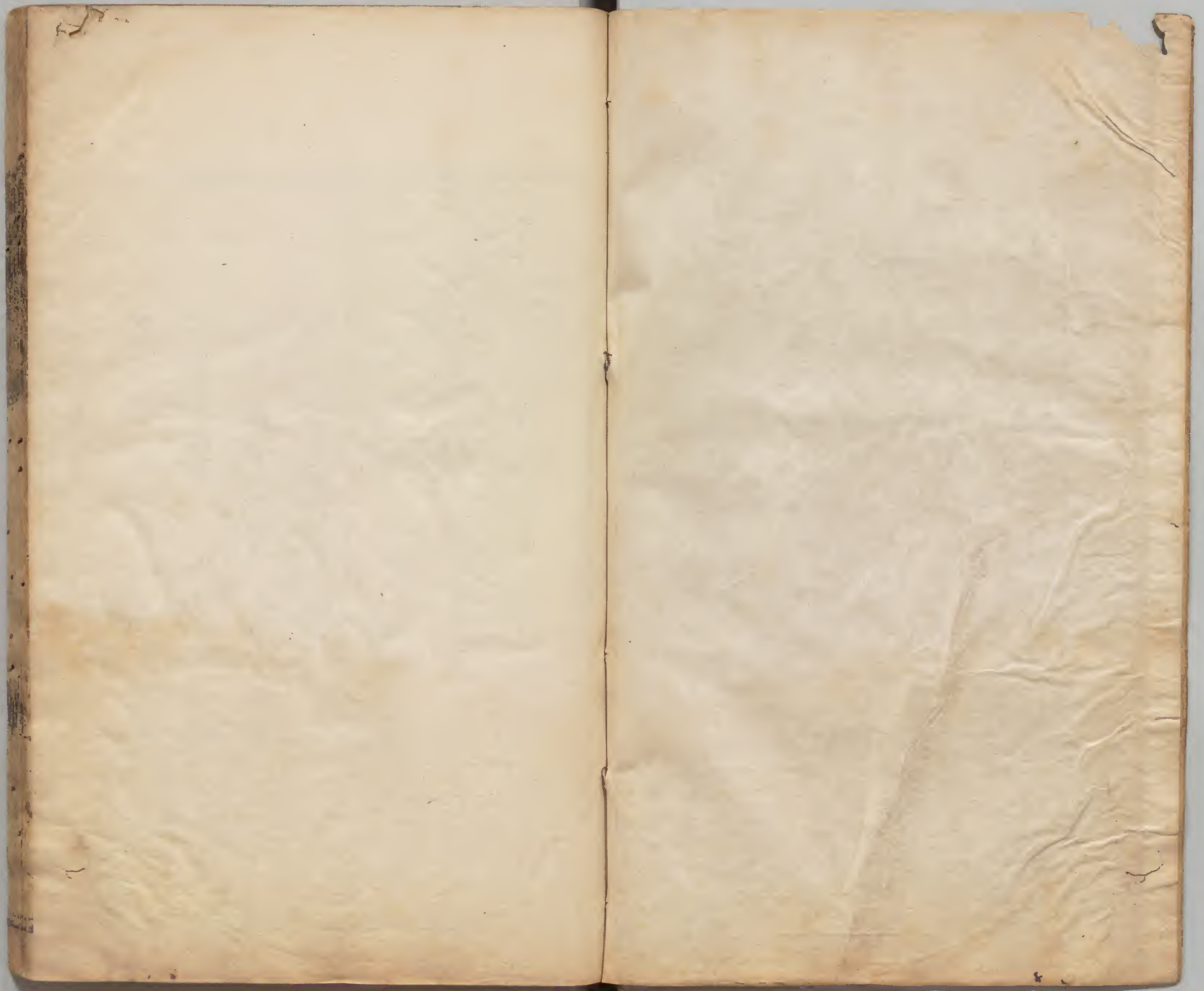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淮海志隱稿

錄

尺牘

上徐司馬

上吳司馬

與王太諫議

與林春元

與王樓峰給舍

與王明府二

上何冢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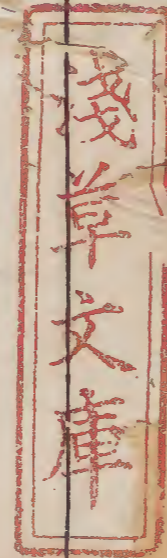
寄王司寇

與二甥王進士二

與陳如岡

與陳文學

六納言



與嚴節推

與字工部

與蔡主政

與祝別駕

與應主政

與俞節推

與余推府

與李明府

與舒別駕

與詹郡僚

與常節推

與蔡都閫

與廖主政

與魏肖格工部

與何一川司務

與劉厲石主政

與賈星衢主政

與李默吾工部

與梁曲江工部

與陳瞻岳主政

與王大蒙主政

與譚仰泉都督

與李秀岩鎮候

與陸蓮峰主政

與鄭冲宇

與趙紹齋鎮候

與徐子野太醫

與左東山星曆

與黃澹吾工部

與范和所主政

與歐崙山主政

與徐繹濱主政

與方詛菴主政

與楊小林部署

與任鳳石工部

與魏見泉禮部

與李霖寰

與魏槐門司廳

與蔡九江幕府

與田竹山

與楊乾銘

與張左海

與張轉運

與薛光祿

與嚴節推

與侯儀真明府

與鄭通州刺史

與高明府二

與張念碧太守

與胡州倅二

與諸葛將軍

與宋仰虛將軍

與李曉山別駕

與無為查刺史二

與蔣三溪太守

與吳春元

與余節推

與傅明府

與楊育韓四

與邵州刺史

與魯明府

與蔡山人

與趙待御

與王龍淮

與李分司

與同寅致政

與胡節推

與凌公子

與吳山人

與李文學

約丁朱二將軍

與樊儀真

淮海吏隱稿卷之四

尺牘

臨海秦懋德著

上徐司馬

惟明公山斗重望縉紳士即踈遐思附介紹效
慇懃乃某忝在門墻睽違數年甫一通典記方
抱踈外之臯顧承損重遠將德音竊數天下之
長者聯屬后進未有右明公者也令德所綏明
神叶相茂承動止休迓福祥昔史稱國家隆盛
時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餘力足庇一世明

公當之第來諭謂其剗端格天體國之詞語近
溢美此則明公讓大不居有勞不伐盛心也然
其固有所徵矣夫天生社稷重臣當國家無事
則籍其雅望以致四海之安脫有事則賴其碩
畫而貽不世之烈相須相成所從來遠矣此匪
直可以聲色為也彼對天之履匡主之誠惟宋
趙閱道及司馬君實至今稱之若國初陳新淦
耿清惠亦庶幾焉外此指不一二屈矣明公歷
仕三朝其他鴻猷豐樹不論即最著者在撫兩

浙兩浙最著者在治海隄今頌經畫荒度遺畧
皆以禹稱明公而浙人至今思之亦不讓河洛
然其以為古之治河止于除害而明公治海兼
以興利禹乘勞于八載而明公底績于三年此
其難易利害又當有辨謂非有格天體國之忱
能之乎兩河亦累年溢民幾魚矣初賴潘司空
經畫翕猶然慮始之難尚歟疑沮仰荷督府凌
公調度折衷即今萬艘飛粟下如建瓴四野沮
洳轉為膏壤其明德及人與淮民之所以倚毗

者實不在明公下昔唐虞止一禹而今兩之且
又同產豈震澤之秀吳門之奇雄勝寰宇者特
鍾于二翁故瑰瑋駿發數百年僅一二見也然
督府行登政府而明公尚卧東山此則蒼生久
失望者語有之濟海必假萬斛之舟救渴必藉
千頃之澤願明公少需宣麻亦頃間矣兩浙某
父母之邦也而兩淮則某赤子之邑海不揚波
既紓南顧二瀆順軌復解痼瘵是二翁俱有大
造于某也倘督府朝夕柄名惟帝念功即簡明
公繼之則某叨竊犬造行且兼馬慶幸又何如
也

上吳司馬

居諸易邁不侍光儀三年所矣緣案牘勩祗
大計時附丞尉一通典記方抱辜歎頃拜翰劄
猥塵眷記詞旨溫煦益增啣戢今海內宴然靡
有草澤之呼干戈之事而窮壤荒裔且稽顙稱
臣捧琛重譯固化由當守然明德膚功壯猷底
捷賢臣折衝自古記之明公知勇兼資文武惟

憲視聽通于千里之表圖畫逮乎百年之遠頃
領節鉞時威望已素孚矣即今坐鎮樞密昔人
謂不出言語文字間能令四夷震疊千里外而
奪之氣非明公疇能當之某迂庸深愧齷齪無
所樹立乃當路重明公接引每叨獎薦顧誣石
為玉指鷺為鴻亦終不可克圭璧極南北耳朔
風方嚴願言保固

與王太初諫議

歲月易得奉違光霽期逾半紀緬惟竊祿汴京
咫尺宇下且以風塵叅左踈節議曹既而辱在
泥塗仰視執事霄壤矣敢復因緣攀附乃嚮往
之私竿牘雖阻同此延結也寅惟執事金玉高
標淵溟邃學方待聘時人固以名世相期即今
得時遇主論思啓沃搢紳每讀封事靡不欽艷
以為朝陽鳴鳳乃知古人以出處卜君子事業
非虛語矣吾台以氣節重海內晚近世波迴風
靡古意稍微若執事者誠疾颺勁草砥柱中流
者也且先哲矜名飾節每不遇時今當宁求賢

納諫而執事誠信上孚謨謀入告即有俞無咈
回視所遇隆塞百之會見繇披垣踐台斗而天
章勲業此其發軔矣他日海內誇詡吾台詎惟
氣節已哉某迂戇不諧于世然素所自許亦恥
與時浮湛故雖遭蹶而兢兢欲自完蓋亦豫為
他日見君子地也今幸當路知其無他稍稍物
色然尚不識此心為門下體亮與否臨風惓惓

與林春元

居諸易邁都下分袂行復三年遷人碌碌河濡

無繇附便鴻以寄所思猥辱眷懷令人戚戚然
動今昔之感昔人有云君子交情始踈終暱豈
我丈之謂耶弟負志落落抑首轅駒我丈且奮
翼風雲不念夙青所容多矣迺接引若初交然
彼謂惟不畢輪而貴賤易態者或不可盡信也
昔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而人憐之若弟無
邯鄲才而衛孃薄髮且不勝膏沐弟令學步待
幣其誰我售故不恥為廝養婦自宜吾丈負妓
無雙亦歛容緘怨未入深宮誦古鏡菱花暗愁

眉柳葉頰之句深為我丈太息然西施負豔自
無夕微天河夜轉銀浦流雲會見佩玉鳴鸞捧
玉皇于殿閣矣不必江娥啼竹素女傷春也頃
人自南傳我丈欲投牒自售甚非同志相期之
素且往度授秩者寧觀幾人繫仕籍乎不肖且
為蛩蛩音矣故敢布腹心亦所以酬故人高誼
也何日度淮主人不能辭避澗毛可羞幸惟早
發

與王樓峰給舍

居諸易邁轉盼又及披拂春風時矣追惟攀附
僊槎時尤得因緣夙雅接慇懃驩今丈昂首霄
漢而不才廁足泥塗勢分邈隔江湖踈遠即欲
通節議曹每惧以簡率取戾輒發輒止是豈奕
世睦姻之誼固然哉寅惟執事才負名世遇際
明時珥筆螭頭鳴珂鳳表謨猷啓沃鴻聲駿豎
直與昭代哲臣碩彥並駕爭馳固吾台間值之
氣所籍為海內增輝者詎惟忝附葦蘿鄙人竊
用榮藉已乎不才少負不羈長而無述躋登一

官髮且種種今雖謀為當路物色時值遲暮難
俟河清田生之嘆千載同調執事何以畀之

與王明府

不佞自罹譴南奔已絕意塵鞅復為妻孥所迫
強顏北征時丈正理西湖之棹訪金陵之勝而
其冒盛寒履長路煙霞風塵畏適異途雅俗殊
調矣比奉手教仰悉記存豈以不佞此行實竊
附吏隱意而故相牽引耶緬惟不佞歸時令郎
與弱息撫室家甫閱二歲耳自念骨肉相聚即

失意可以解顏况緣此時奉整咳更愉快也詎
期友生之情奪于兒女之戚歎洽之願轉為痛
楚之衷嗟嗟尚忍言哉令郎負壯齒而又淹弱
息有淑行而早世有志者沮為善者惧矣然千
里駒斲絆汗蹄不妨致遠而蘭萎壁沉寧可再
乎造化遽廬死生尚爾况于出處故每念及此
幾欲拂衣而一絲尚掛未能割斷何時山巔水
涓追侍杖履春花燉爛楚棹相將臨風寄音惟
有耿耿

又
春秋通遷奉遠光儀俊焉半紀百年一瞬可令
同調睽違積居諸如此寥濶也令郎來捧誦瑤
笥重以嘉縑仰悉眷存江濱官舍秉燭傳盃念
舊事祇增惆愴然令郎情誼藹然不以存亡易
心此稍足相慰藉耳令德所綏茂承約履百福
世路險巇閱朝日炎手可熱者蕩為灰燼信富
貴無常忽則易人也丈當蔗境優游與耆英結
社一咏一觴如冥鴻遠舉不可矧弋此其為適何
若朝槿之榮哉不肖又困泥塗即認為當路物
色竟之何能大有豎立遙想高致倘肯招隱便
當懸車矣吏事劬率此代候

上何冢宰

卑冗小吏仰視明公尊重勢位相懸故不敢數
竇台嚴通名典記實安下不援上之分非敢仰
負夙愛自外門墻異在慈鑒寅惟門下德叶天
人望傾朝野即今晉秩冢宰宸眷渥矣然士論
輿情尚以明公當節晉宅百揆統率庶僚不宜

又居南國頃且微聞掌邦治者欲讓位推賢當
宁意屬明公果爾宣麻在朝夕矣其嘗謂天生
名世期不偶值吾台百年無陟六卿位者近始
聞尚書履聲而卿貳且冠蓋相望亦一時稱都
矣然多未司鼎鉉豈五百年氣運之隆有開必
先而于明公駿發之耶其欵啓無足齒數猥辱
知鑒一行為吏遂見沉落乃明公不即鄙棄每
于當路吹噓遂令枯株尚延餘蔓感激之餘惟願
明公早秉樞軸益有依附少見尺寸此區區之
私與蒼生之望更切耳

寄王司寇

犬子負笈來共承鼎翰從天而下露盥捧披不
讓拱壁知齷齷牛馬走尚在天旣牧御中慰藉
可知因緣從容問起居備言寄傲綠野小子輩
時得侍春風譚真較奕灌園甚驩適也不任艷
羨世言碧山別有天地以翁驗之蓬萊咫尺即
在人間獨恨賤吏泪沒風塵無繇膏秣從昌羊
耳若福源川至自是天佑令德常事弗問之矣

某流寓五年惟畚鍤是共今且逾滿期藉洪庇
平鑄免斥或援令甲馳恩所親區區之願足矣
若據所階不論崇痺等為一枝之棲無大榮瘁
故得失間勘破已久依依升斗亦竊吏隱意耳
即近如撫按會議加海州刺史業已具疏銓部
先事他注不果上淪落固吾分安能久困蘧篨
戚施俟河清也李君何時趣裝河東三鳳噦噦
昂足鳴世指日矣倘叨轉備員淮北當令候人
負戟前驅幸豫示之銓兒入胄謬為大司成識
拔少洗枋頭之恥而緩銅臭之舌此亦夙藉教
植所致不知秋事能鍾中表芳躅與否附便鴻
肅上台履不次

與二甥王進士書

淮南冀北未遠二千餘里末舅飄泊奔馳既不
得時嗣書問吾甥復以貴顯金玉之音不肯輕
遺遂俾骨肉之情隔於跬歧踈於勢分思之不
如田舍翁舅甥共朝夕相聯屬也緬惟長安旅
舍呼盧博梟樽酒浮白對時興懷寧無悵然末

弟不才謬為當道推薦計吾甥亦為稱善但愧
名浮于實恐終不繼耳且昔亦占一命之寄旋
速官謗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本來面目
豈昔愚而今智耶毀譽不足評類如此吾甥英
持光明他日見於事業必赫赫然鴻鉅聞已占
館閣之選唱制見遺此亦深藏若虛之意昭代
名臣碩輔豈必皆讀中秘書即班中秘如外祖
又何曾登樞筦軸耶屢閱朝目伯仲尚未銓注
想俱並列粉署無疑即不然筮仕刺史亦古所
稱丈夫榮名者何不可也忝辱至戚不為套語
相諛吾甥以為何如

又

春間曾率伸賀私嗣後奔走維揚中都間計逾
二時席不暇暖俗狀塵容吾二甥優游粉署資
望稍積內可晉卿位外亦不失為藩臬視此當
鄙且厭之矣碌碌故吾頃荷當路交章推轂自
揣迂戇如督府直指所陳亦指鷺為鵠命石為
玉徒自點耳但移心竊幸二甥方置身青雲上

未嘗辱泥塗中乃素所軫念而欲為援引者機
會可乘寧能恻然不加之意語有之協比其隣
婚姻孔云吾二甥豈不云者故敢緩舌

與陳如岡給舍

不肖曾受教君子矣故今雖辱在泥塗頓忘青
瑣貴客輒敢輕上台履揆諸不接上之分雖知
為門下所包容然韋布之交即勢顯赫者往往
收之亦莫門下雅道必不以貴易交耳平鐫吏
去久未南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則羈吏朝

夕傾注於霄漢故人者也恭惟門下老成宿望
寅亮丹衷入直二省又黜陟重寄禮樂清班故
敷諸建白播為封事不特君相倚毗循良之略
揖讓之風海隅亦皆飽滿餘澤昔范文正相業
超邁今古而階之不外天章閣數事則下吏所
欽艷我翁者豈特謨猷入告已耶下吏追念疇
昔意氣相許亦欲少見尺寸迺迂戇不宜時遂
致墮落即今雖謬為當路物色而犬馬之齒亦
已長矣鴻鵠千里斥晏一枝豈誠有分不可強

齊耶

與陳文學

緬惟先大夫有知人鑒所品題士率皆名流碩
卿固昭然在人耳目者執事岐嶷自昔先大夫
一見物色以為國器迺今歸然以文用譽登名
天府先大夫之言信而有徵矣且每會舍甥輩
必道高標雅度駕軼塵壻私心益嚮往之宋時
顯貴磨滅者不可勝數惟安定蘇湖之教稱焉
然則先大夫之所知執事與執事之所以表見

固有出於勢位之外是未可一一與俗人言也
不佞髮甫任冠先大夫亦謬云孺子可教令讀
太史書不自意弗克負荷功業文采兩無當焉
豈先大夫之知明于人而暗於子耶乃不佞平
生亦有一種自信處不因人妍醜相低昂者一
官久滯二毛漸侵此繞朝之所以策足田生之
所以竊嘆亦各鳴其不平也已不佞作書恥習
寒暄套語亦知執事不羈故敢以狂言進海鱗
頗鮮淮酒甚烈公車就道端在何時當令候人

邀下道左為掃劉伶之臺尋高陽之侶傾平原
之興執事其許我乎

上吳納言

明公負海內重望固措紳士所欽艷願為執鞭
而無繇介紹者德忝同桑梓且緬惟任冠業儒
時亦嘗侍君子借一言之譽矣迺風塵叅左洛
社養重既乖登龍之願東山特起又失負弩之
驅景行謂何而承光聆咳轉居踈迹者後私心
益嚮徃焉寅惟門下先朝遺直昭代宗臣遵養

逶迤即今虛席簡召晉宅納言暨代喉舌之司
佇膺股肱之任昔范文正公天章建白后居政
府見諸施行勲名赫奕此信以出處卜事業者
何幸又於明公徵之某少負不羈竟以迂鷲忤
時好一試而蹶今雖為當路物色尚局趣轅下
願蓬生麻中薰炎餘教寧辱在泥塗而不敢挽
首乞憐者亦欲他日為見君子地也明公何以
植之

與嚴節推

翁長者也鄙吏猥緣鄉曲末塵得親光霽已慰
生平願辱接引惓惓若忘其不肖而謂其可以
論心者嚮往執鞭之願何幸獲酬於邂逅間也
願三度叅承屬勩俱在簡略雖大賢無所不
容而鄙吏未通慙慙之私惟有愧歎茲有所啓
鄙吏職惟畚耨是共綜核吏治發摘奸伏非其
能亦非其任迺當路亦謬寄耳目甚苦無以酬
之吾丈正身率物攬轡澄清即隱微洞若觀火
爰敢借重藻斧密示一二俾得以藉手塞命叨
竊光庇非少矣

與李工部

第流漂散吏媿以埃紙玷清几故至淮上十候
然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夢寐高賢之私也
丈敷歷茂而資俸深近長部署清標雅範益衰
然為白下冠裳稱首計不崇朝分憲節縮郡符
崇階要地惟所適矣第嘗謂士君子立名豎烈
雖不能違時然古人每以出處卜事業則權衡
又有在哉者文當遵晦時深湛耿介壁立萬仞

執此以往豈隨世就功名者埒耶故注措瑰瑋
百祿具綏人有不為后可有為昔人所云于文
徵之第款啓無知惟佩服教言不敢墮落詎意
迂戇一試而蹶近雖謬辱當路見知俾操奮錘
幸而就緒或得優叙然亦因人成事何足比數
况孤身逾載羈跡龍門聽命河伯即今西風拍
浪北馬叫空祇多搖落之思蕭瑟之悲耳霄漢
故人亦一為遷吏動念乎

與蔡主政

撲簸鄙夫夙仰茂望雖忻然願為執鞭敢遂飯
遡頃忝備員因緣効牛馬走猥辱不棄惓惓慮
其無成而思有以策之竊數天下長者恥獨為
君子未有右門下也天扶社稷直道賜環繼此
秉鈞軸踐台斗可指日異會見經綸謨猷軼駕
先烈固薦紳善類所共拭目而傾心者乃若服
官粉署揆資望豈足為賀哉不佞謏劣謬叨當
路推轂語亦有之耳剝不如目注局趣轅下無
所短長本來面目為丈勘破已久嫫母無益縱

博善譽抱餘忠其誰容之

與祝別駕

春卿貴重屈駕江州凡在宇下望見威儀靡不
色喜不佞廁名署後祇得馳吏遙布賀悰方抱
悵歎顧辱翰貺啣戢高誼益深飯遯某嘗謂仕
有趨捷徑臘要津榮則華矣而隨時胸仰識者
鄙焉乃若耿介之士雖一時忤觸時好然丹衷
素履終必諒之故昔之鉅卿鴻猷偉樹往往自
誡抑中得者所謂大直若拙道固逶迤也願文

少需賜環將不遠矣不佞自分不才如溝中斷
一試便蹶茲奔走河壖雖上官憐其久後議處
然蒼繩飛騰亦終不越咫尺耳來諭過期捧誦
汗背

與應主政

數載相違姑蘇聚首值文棨棨南奔之時某間
問北赴之候雖話至夜分稍慰契闊迨宵征而
震澤毘陵異岐矣夜闌更秉燭相見如夢寐昔
人所云信非虛語然文風木陳情孝思惟則不

淮東集卷之十一
一
一
佞風塵溷跡忠蓋徒懷出處之際又不可同年
語也頃會文哀毀骨立嘗援不危身之義相規
矣近且聞守苦塊不踰家禮尺寸夫禮有時而
變即居喪中年比少壯儀節稍異蓋緣人情非
殺也且文孝大矣司寇公忠勤偉業非足下無
以得善繼迨家食清介孤標非足下無以娛蔗
境今蓋棺始終大節非足下無以垂令名即此
三物允曰不匱豈獨如世俗子能養廬墓云爾
哉願言自愛釋吉計在歲杪不佞即叨轉亦不
外淮揚間當先期為足下理舟楫臨風惓惓

與俞節推

弟不才既幸附驥且復共門故攀附之私于同
袍更切頃吾文北上披拂光風殊慰契濶然動
勳未盡之歎期于旋駕時傾之乃津吏于仙槎
渡河后始聞亟追不及至今悵然吾文藝苑宗
工既甲諸彥而見諸擘畫聲稱復出事守上文
章事業美軼一時茲報績天曹掖垣清華之選
自當首屬計入天台不旋踵而新命下矣弟自

分踈庸謬占衝邑雖夙夜兢兢欲豎尺寸而凋
瘵未復鴻鴈棘心吾丈何以植之

與余推府

頃者度淮文適杜門謝客已知尊大夫之病篤
矣尤意令德明神叶相勿藥可期既接手劄果
聞漸愈方用為慰乃至廣陵聞先一日文縞素
渡江可任震駭尊大夫春秋未甚高天奪之速
固同鄉所共傷悼而生以謫劣仰藉鑄植免于
傾仆方切二天之庇無繇奪禮以伸托所私則
我心百結視門下失怙弗讓之矣茲遙將束芻
幸薦靈几更祈節哀

與李明府

弟不才幸附同升猥承阜愛都門一別行且三
年雖緣敝鄉咫尺宇下時聞動履之詳然竟坐
劬勩未伸候私徒深瞻邈同榜外補彬彬雖具
以芳望推詡明時至論雅化恢略吏民震若神
明邇如父母則如吾丈指不多屈豈厚積碩抱
注厝擘畫真與古循良家相頡頏耶不然何脩

而致理若茲神異矣青瑣栢臺朝夕且虛席延
賢特會見以高等首膺拔擢蓋聲實並茂誰能
先之弟庸劣謬領一方亦欲勉自策豎而區介
衝疲未易為理故雖夙夜戴星而時艱民瘼竟
無裨益不知古有卧治淮陽者果何術也吾丈
可昇良規俾奉周旋庶免墮落

與舒別駕

謏劣無似樞侍高賢朝夕切劘方幸弘益頃以
治河無狀遽蒙譴責豈秋蓬即生麻中扶之亦
不能直耶抑有說焉大佳之鳥舍榆櫟而獵梧
桐鷹準翔而爭之何者處非所據也弟承乏別
駕實慚叨冒今日之行尚為薄譴行將就一枝
而安焉庶幾免于群羽嗔乎臚餞動渠仰悉眷
念西風瀟瑟興懷黯然

與詹郡僚

逾時相違甫一合簪旋即分袂萍踪靡定祇用
銷魂近人論士宦之道有云澆澆競進者蹶默
默待價者售有味哉吾丈遵晦養望深藏若虛

今聲稱籍籍出事守上矣不佞迂戇躁進稍逾
涯分負乘致寇彼已招尤事理固然何異也雖
然仕宦猶赴飲無不散之筵也與其洄而及亂
孰若醒以成禮第即事甫數月無大積愆尚為
人疵瑕恐久之將益求多於我無脫駕之所矣
故每悔息機之不早也揚帆而南故山在望鹿
豕之性便爾逐逐升沉榮辱雖不敢自謂盡忘
諸懷頗覺不為心累惟願吾文益樹芳猷以終
永譽俾飛章而薦者踵相屬也詎光國家用人
之典且堅君子守官之心為世道慶豈其微哉
朔風漸肅倚棹懷人可任延結

與常節推

群賢彙征君子道長獨不佞以治河無狀見棄
豈權衡者取舍異趨乎薰蕕分器牛驥隔皂品
格殊也然不佞流寓于茲七年濫竽薦章者十
數而賜金增秩蓋燭然在人耳目一遭河徙遂
督過之豈昔賢而今不肖乎抑十功不足以贖
一過乎且不佞叨轉未幾承之視邑符督府嘉

獎者屢矣不越月遽論從左遷又豈長于治民而短于治河乎一戒一否反若黑白其何以服任事者心藉令不佞果有不肖之跡門下藻芥至公且明聞葑菲之採亦所不遺矣不此之據而令喜功之人得以媒孽其短甚可痛也丈夫用則駕車不用蓬藁而處生平負志落落不逢時由他途以進今又牴牾無以自見安能鬱鬱抑首下僚行且歸矣蓋譬諸麋鹿既晚樊籠一見長林豐州寧復為人羈縻哉門下奮身青雲

上晉台鼎勒鍾彝皆分內事區區之心惟願居要津無塞賢路俾志士免向隅之悲受賜多矣

與蔡都閻

鄙生好譚兵事故于海內豪俠每神交烏麈下通海解后已遂識荆之願淮陰共事後叨揖容之列過承雅念鄉曲休戚同之似此交情即古人希觀矣濱行餞賸慙慙益令感戢鄙生數竒一起而仆詳在郡列公書會時宴笑亦憐向隅之悲否也洛陽才人三閭楚客竟亦何辜而俱

疎斥然則士抱琬琰而就灰燼者不特今耳况
撲藪么麼不及數子而官列大夫尚何求乎舟
汧順流天台在望一入山即將懸車終老灌園
課子外窮愁著書亦或可以文采一班自見安
能強顏復出泪沒風塵中耶麾下夙負壯猷登
壇建節匪朝伊夕願言勉樹勲名鄙生尚能作
凱歌叙功臣表為麾下鋪張休烈也

與廖主政

夙忝同署極叨高雅轉轍金陵復蒙雅念舊好
竊自附金蘭之契越歲不接咳吐海雲江樹慙
焉有懷春色方融茂惟道候休暢為慰海內又
重杞梓材然亭亭挺立不為疾風凌雨震撼如
門下者尤季葉孤標也國家方求明堂棟宇需
匠石之選當首推矣某猥以謏劣又擬作溝中
斷乃籍材館不棄葑菲致令備二千石之寄日
兢兢以不勝任是懼為蘿竊施喬木不知何以
庇之俾免棟撓之凶也心切心切茲馳吏候約
履有帆北下惠我德音

與何一川司務

不才幸依清署猥承阜愛都門一別竟成天涯
雖從南帆至時聞榮問休暢竟坐劄勅簡節議
曹然忝附于心相知即千里不面閱歲不問非
踈簡也椎材厚抱當撫津要以展庸濟南曹幕
府特為之兆耳蛇御之珠崇谿之劍豈止令彈
鷄獲穗已耶某迂戇無用于時自分作吐核拋
筭循資叨主郡事本之皆吾文栽培中也郡屬
南都股肱且耳目甚近惴惴焉恐速官謗更望
時賜鞭提遐心懇懇肅吏伸候未盡近悰

與魏肖格工部

忝侍同曹時親咳吐及承乏外補復得假重代
主署事僚宋之誼莫親于此矣踈劣政多懈弛
去後癥瘕欲蓋彌彰聞之振刷虞衡川澤之制
款款著在令甲不才詎惟掠羨抑且掩瑕受庇
多矣當宁方軼常格儲異才文雅望為輿論共
推鼎鉉之司台斗之席將指日延登視弟謏劣
逶迤循資出守昔固僭為先驅自此將瞠乎在

後塵矣泰候方臨榮問休暢為慰介吏代叙濶
棕遙眇舊遊豈任馳遡

與劉厲石主政

攀附署中得迓光芬方喜日沃清議洗茲風埃
不意叨徙旋令分袂昔人以怒饑辟思遠人之
勞今第實嘗之矣吾丈博大深湛巨溟不為迂
止水不為潔輿論所共欽艷旦夕將服在大僚
金陵乃寄跡也願言自愛水部固以居四民時
地利為事第昔備員已佩良規今出守淮當奉
以周旋乃政已逾年荒蕪未辟迭移未復每頌
鴻鴈伐檀之什兩為愧之更斬時惠教植俾免
隳落心切

與賈星衢主政

文艷令名幸忝宋末猥承高雅傾蓋宛如舊識
方慰嚮往之私不意叨轉遽遠清芬每盼長江
月影疑見顏色亦知鄙瑣猥在眷記或不遂致
遐遺耳門下杞梓美材瑚璉重器佇見棟明堂
列清廟分曹南署特托足耳願言崇護下走循

資守郡會值凋瘵頽廢之後拊循振刷日不暇
給尚未見有成緒因思昔之守相刺史有下車
即奏異等治効者不知何修得之吾丈幸有以
規我南都當路有問及者更借齒之溫語是屬

與李默吾工部

夙聞茂譽私心嚮往外補未幾閱朝日知彩鳳
斲翔署中風塵叅左未繇執鞭豈韓荆公不易
識耶益令人瞻邈矣神劍天馬射日騰空始試
南曹特出劔發軔亦已令人避鋒讓步信利器
絕足作用自別也某謏劣即在署無所短長計
僚案中能道之為門下包容久矣今叨領郡且
有艱鉅亦鉛刀之割下駕之馳耳無足為道何
時叅承言不能既

與梁曲江工部

曩叨祿南署深愧庸鈍思得賢者時相切劘不
意風塵叅左門下落事署中而不佞且外補未
得親聆咳吐念之益令馳邈雄才清望縉紳口
之不置當宁方軼格以延賢特即將握憲仗鉞

二千石止資晉序遷不足為門下期也某自分
迂戇不耐為遽篠戚施態且占衝郡凋瘵之民
未易安集日惟兢兢傾仆是懼夙廁僚案之後
何以植之

與陳瞻岳主政

法星南指憲度借臨署中頃令金陵增高長江
加塹下吏追憶舊遊風塵叅左欲挹清光沃玄
咳其道無由祇深瞻邈頃廟議方造論真璞誤
瑕者丈昔為柱史時獨特風裁至今勲猷灼灼
朝著豈容以一青掩之健翮已駕冲舉在旦暮
間矣某廁朝籍亦復落落踴進茲叨領郡無所
建白仰籍台庇道于臯譴足矣且日惟以案牘
送迎為事回視逍遙清署雅俗百之不知一二
僚案晤間亦一置念與否

與王大蒙主政

不佞昔竊祿署中僭為清塵先驅高標雅豎雖
不得同時相周旋而欽艷之私固無在諸僚友
後也門下垂棘懸黎空冀竒驥一服官政即已

露輝席上軼駕天衢將來重連城列上乘其誰
能比玆爭驅也某叨仕籍有年循資出守漸成
潦倒每聞英風綽發不啻出劍令人躍然亦欲
磨鈍勉卒功業第恐斥晏卑棲即奮翼終不能
比鴻鵠耳如何

與譚仰泉都督

曩叨署中時侍閱猥蒙俯念同鄉收在揖容
之列臨岐枉餞緬惟厚情益令瞻邇昭代優禮
功臣盟守帶礪門下媿羨先烈世薦忠貞即今
握兵樞府勲猷所著丁公世羨召伯保釐不得
擅羨于前矣甚盛甚盛某猥以謏劣謬領大郡
碌碌無所表見日惟驅馳烟波舟楫間作籩箴
戚施態回視俯維流盼佳麗坐春風中非故吾
矣倘不替夙愛幸從北帆時惠德音臨楮惓惓

與李秀岩鎮侯

輦轂之下幸里閑相隣故宦陪京時因緣納履
闕閱仰荷養記謬與生驩即今長江限隔每念
高誼興懷悵然顧踰年勿走問幕府此則俗吏

為案牘相妨非獨侯門遠千里也恭惟門下知
勇兼資忠貞世萬光昭祖烈誕宣國威輸藩屏
之忠重長城之寄此丁公之所以濟美召伯之
所以保釐本固山河光分梓里矣楚人素剽輕
仰藉餘略震疊頗無符萑之警而鴻鴈嗷嗷已
漸安集此亦保障江淮要機文可稍紓北顧之
憂矣勒狀承候寄所延結臨風惓惓

與陸蓮峰主政

文艷清譽得侍同曹方快親獲承咳吐伸夙昔
嚮往之私不意循資外補頓令遠去左右臨岐
欸錢益令黯然馳往碌碌逾年無一字聞非坐
忘也門下雄才自筮仕歷虞工隨樹隨灼辟諸
名劍南金愈磨煉則愈瑩徹近會徑淮楮紳綸
南都名流必為文屈一指乃如神寶人人物色
不特歐冶氏為然也藉此資望行必有清秩酬
卓績矣某迂拙辟諸鈍刃頑硃本無用于世繆
為收材者所器亦鉛刀之割頃之終成棄蠹耳
郡占繁劇兼以夙疴未盡却故歷官及朞絕無

分毫可述有風自南顧時規我

與鄭冲字

宦海飄洋中州同事計部聯班回首皆為陳跡
白下方幸侍和風中一麾出守倏更寒暑此古
人相別黯然銷魂誠有感于會晤之難也門下
千仞鳳覽暫翽一枝行將朝陽鳴世然當此春
光爛熳而彩羽燁燁與之爭輝益令江山增佳
麗矣某忝叨宣化之責時當布德施惠而祁寒
未燠枯槁未潤行春之任竊為愧之門下何以

教我茲儼從史肅起居以紆遐想淑景尚熹願
言動履順時調攝

與趙紹齋鎮侯

某幸附桑梓竊祿留都得因緣時覲閱過蒙
眷記濱行更動遺郊外之樽鄉情殷殷厚矣坐
劬勦踈裁候實非忘先施之雅也惟翁智勇兼
資忠貞世篤折衝樞府簡在帝心昔人論功臣
子孫必復其始即翁勲猷仰視烈祖光昭奕世
信而有徵矣不佞守株無足比數獨仰佩教雅

夙夜祇承見諸注曆稍孚信上下聞或免傾仆
貽累鄉曲有帆北渡更靳惠音俾竟所樹

與徐子野太醫

某在金陵時因緣鄉曲猥承愛阜即夙疾亦重
籍扶掖則丈固不肖籠中參苓宜朝夕相周旋
者乃逾寒暑不親光霽鄙懷延結固與賤軀瘡
肯並深矣惟丈持倉公術隨所叩解藥囊以濟
能令僵仆立起今某所部民久在凋瘵咨于祁
寒暑雨已非一日雖夙夜安集噢休而伸吟未

息瘡痍未起也醫道以仁人為心推其餘可以
壽國壽民故某欲借丈囊裏秘訣徧行一郡俾
令納仁壽之域其許我乎果然淮民喜于更生
而所以庇及某者又不特却疾延年已也介吏
脩楮以代面談春滿杏林想勲履日近太和

與左東山星曆

昔南華氏論入空谷喜側近鄉戚聲咳聲固人
情耳某宦轍寄南孤踪寡合荷得公相周旋始
懽適也一別逾年寧無桑梓之念乎吏事以妨

裁候想在情亮公善候氣順時調攝自能納順
履和固不敢以寒暄套語通訊獨生夙疾未卻
酌盈濟虛觀象御變即公妙手國家元氣且為
挽回幸推其餘以及鄉曲病夫受庇多矣自周
建二氏司常變五氣賴以節宣昭代惟公能精
曆筭年來休咎所占如何并密示我

與黃澹吾工部

奉違光霽脩更二春奔走風塵脩問久缺不知
清署二三知己會中尚置某蔭頰間否第恐即

以天涯踈外臣耳乃若迂戇寡合荷辱知愛即
惟若平生咫尺何親千里何踈同此延結矣華
轂雅望即當服在大僚循資出守此在庸庸者
然非所以期賢特也某自登仕籍每欽艷良吏
今承乏注厝即欲彷彿一二而時勢掣肘程能
計功終不免落俗吏套數始信潁川渤海擅名
史傳亦會其時也專吏伸恫未盡所懷春風襲
人願言道履與時俱暢伏楮耿耿

與范和所主政

德星南指彩鳳翥朝頰令金陵增高長江生潤
迺下走忝辱同曹因緣沃風議挹清芳甚慰執
鞭之願焉別來企仰大雅每盼西江月影猶疑
見顏色也頃廟議方追錄真璞為人瑕瑜者翁
今剖而見奇矣即將撫津陟要寧令父俯雄流
長矚竒秀乎下吏驚足鉛刀自甘淪棄寸步一
割謬收于時門下矜其愚蹇勤勤接引若有取
于牝黃鈍利之外者然鴻鵠遠舉斥晏悲棲各
有分量不敢比翼也茲候起居傾耳新命另馳

賀悃

與歐崙山主政

嶺南多才如黎袁諸名流直與明珠大貝爭光
並琮籍材館俱噐收之夫抱竒落落固滄海之
遺豈容終秘故用賓而合浦之收即已照乘人
言士抱琬琰卒煨燼以夫驗之豈盡然也某燕
市產每遇不平即發慷慨歌頃附清署得叩洪
蘊誦新詩意氣相期又有出于咲談款洽之外
者相遠逾年計兩地同此離索之感矣時事好

操切樂脂膏而生出守稍事簡率辟諸無益氏
之女既拂其好徒抱區區之忠誰與為容殆不
知所稅駕矣

與徐繹濱主政

奉別閱兩裘一葛緬懷曠度春標若鳳苞翔千
仞上翩翩羽毛徒令人遐想耳逾年未奉德音
郡事鞅掌又以竿牘自阻然近承道履亨勝而
生亦藉鹿善飯此兩足相慰矣清才厚抱策足
雲衢辟如利劍光芒射人乃斂鋒錫不露持此

以往芳猷卓樹將直與昭代名臣軼駕未見其
止欽艷欽艷其繫籍有年濫竽守郡敢不夙夜
但性迂直未耐作籩箴戚施態恐不諧時南都
公論所聚不知如某伎倆亦稍入品評與否

與方訥菴主政

居諸易邁追憶侍左右時忽忽一紀餘矣蒞襟
蘭雅交遊寡儔乃緣風塵叅左又幸執轡豈勝
凋悵寒暄不常茂惟道履嘉勝為慰荆石驪珠
本無纖瑕微穎人以馳光飛價悞加指摘然而

稱完璧明珠者固自若也。頃執事者追理夙枉，
欽艷新政行當服在大僚，會見邀連城之價重，
照乘之求矣。某亦久伏轅下，幸循資出守，雖稍
稍表見，亦竟無卓樹仰副明時，振拔淹滯盛舉，
豈燕雀卑棲鴻鵠高舉，彼造亦各諒所具耶。何
時叅對伏楮耿耿。

與楊小林部署

緬惟祇役三晉，得邇清芳。南北分歧，幸駕遊白
下方，儼傾注不意，兩相叅左。迨夫晉北，部不佞

且外補矣。豈知已分合有期，不易值耶。言之悵
然，寶玉不剖，不足以露竒丈。始悞被疵瑕，今已
為當宁識拔。自此上列明光，可旦夕期矣。願言
自珍，生蹭蹬一官，雖幸循資，領郡願下，駕伏櫪
即逢孫陽，亦終不能致千里。惟祈有以策之。

與任鳳石工部

淮津望見顏色，並轡金陵。且得論心，奉違逾年。
未繇承候，殊深悵歉。泰候方研茂，惟動止履順。
迂和甚慰，郢中歌雪。雖云寡和，然高調自為知。

音者稱賞以丈琦德瑰行且夕且撫要津南署
恐非久展驥足地願言自愛下走守株碌碌烟
波塵鞅間回首佳麗披拂春風雅俗迥別令人
延結風使布棕有懷耿耿

與魏見泉禮部

忝辱同鄉久艷茂譽寧忘飯遯第風塵奈左既
乖執轡又以未奉德音竿牘自阻然嚮往積悰
則亦何既之有寅惟門下三輔名儒一代遺直
其邃學宏詞直凌奎壁不論即臺中抗疏彈劾

時宰風裁凜然文章氣節誠叔世孤標邈焉寡
儔矣聖朝方闢賢途惟丈健翮且振會見台斗
之席以次延登願言崇攝不佞守株廿年幸叨
領郡願猥以孱質肩此巨區恐終見隳落以貽
梓里羞茲候約履春風正迴遙挹光霽有懷如
日

與李霖寰

渠忝廁桑梓之末緬惟疇昔且附籍計曹承丈
所與不佞談對規廟者皆由衷至情故某亦傾

腸瀝瞻展慙慙私此交情可與古人比論緬惟
去春同調離拆對時興懷言之愴然南銓華重
不減於北更時得俯大江之雄流眺金陵之奇
勝仕宦至此清適無兩某備負虞衡尤得分挹
清塵一麾出守即霄壤隔矣羨之高才雅望士
林共推無津陟要可旦夕真獨念猥以病軀復
占衝疲之郡日惟奔走與候吏伍其于民瘼誦
鴻鴈之什徒棘心焉不知古有卧治淮陽者何
脩而得之也

與魏魏門司廳

都門分手寥闊逾年高度玄譚至今夢寐見之
所謂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也顧案牘勩勩未
伸埃紙少寄我思計辱知愛必不以踈簡見譴
耳恭候方新仰承道履如長日加益太和交暢
可任慰惋金陵本佳麗計曹司廳尤為清要而
從容展哀會紆謨回視不佞株守孔道戴星出
入一籌莫展相去千百矣羨之江淮隔衣帶水
縮地未繇何日再迓先芬臨風耿耿

與蔡九江幕府

不佞承乏白下既得時近光芬迨外補都門枉
餞又何慙慙也緬懷高誼交遊寡有儔者一別
逾年竟緣簿書旁午未通典記豈故人之情則
然寒暄不常想約履與時俱適獨令馳邈門下
空冀絕足茲漸就匡莊將日致遠蓋掄材者業
已求于牝牡驪黃之外幸毋慮不千里也

與田竹山

緬惟分署夙渥高誼迨淮陽復朝夕侍益今雖
南北分岐宛如坐春風中猶之幽室蕙菲愈親
愈芳即漸遠而餘馥尚襲衣袂間也俗吏梃此
以解囂埃態習固不敢以去光芬而忘依籍矣
珪璋琬琰由來廊廟稱珎以丈偉豎旦夕即當
服大僚循資二千石不足道矣蓋於摺紳欽艷
徵之非作他人諛口也淮陽凋瘵與不佞竊祿
無所短長俱門下按部時祈目注即曩時日叩
良規尚無寸補况今離索何能復振瘵素之愧
殆不知所終矣

與楊乾銘

金陵父侍太雅江濱餞別秦津復迴感時興懷
猶如坐春風半席而天限南北祇令人歎邑耳
郡事旁午父失承候仰冀情原門下雄才雅操
其他不叙即如刺州時至今遺愛父老思之猶
周人之於召公烏淮陰接壤蓋得諸耳目親切
非誑言也不才濫竽要郡處非其據故雖日夜
祇承上無以宣主威恩下無以裨民利病仰視
偉豎辟諸高梧之鳳與垂楊之鷄相殊絕矣古

云欲法爲吏視已成事門下何以策之伏楮耿
耿

與張左海

寥絕二春緬懷一日孔道每接南帆有自白下
來者時時稱說高誼因悉近履甚慰緬念父未
披拂春風常令人馳邈耳不佞迂戇何所齒數
猥沃阜愛臨歧復辱繾綣乃別來碌碌即寸穎
亦未繇通典記仰視先施臯何可文也夫才如
豐城劍威霜潤日剗犀截皎較不佞鉛刀試之

一割且復虞缺折利鈍相侷獨賴薰治鼓鑄于
函并中尚欲竊附匣中之鳴頌天產之珍恐終
非磨就可並鋒耳如何謬肩要郡佩服夙訓周
旋即措注不甚獲戾上下敢忘砥淬茲披情悃
諸不能盡

自與廖主政至此俱代筆

與張轉運

吳陵幸附綵鷁詎意騫槎直凌雲漢竟令一帶
之航相失羈吏躑躅隔衣帶水如此况千里耶
抵敵止亟候旋軫迺又參商益深悵惘若地主
迎送簡節前旄弗問之矣少宰頗辱春記力能
吹枯噓生倘荷介紹彈冠結綬之誼也門下寧
得仍如僊帆御風令人瞠然已乎

與薛光祿

頃者文旆度淮解后幸遂樞侍殊慙夙仰顧吏
事拮据未竟慙懃之悰至今抱歎生頗挾不羈
困于風塵無繇大展布甚苦為世情束縛故於
高風雅度有神交焉蓋淮南雖有桂花招隱之
名然尚未有遇者少微星爍爍指毫宋間倘社

中袂履肯容吏隱昌羊當膏秣從之矣如何承
諾取牡丹今其時也唯多發數本俾植清署中
候領東風露華濃時退公寄傲將盡收群玉之
春羅旆源之勝不羨洛陽綻綿金穀闔芳矣

與嚴節推

頃待臯比時春風披拂今朱明之期且復邁矣
艷惟法星北指霜凝雨施徐僮穎毫間滿路口
碑即經營賦政不遑啓寧而膏澤微猷穆如薰
風舒如長日矣不佞樗散無民社之寄流寓奔
走虛度歲月雖仰荷台庇謬為收材者蔭數祗
自點耳門下何以為不肖地俾有所憑藉以自
展乎昨會梁園夫知夫數日可旋軫中都謹用
伸候僊鶴一對因領俞命敬籠之以獻外先世
遺有古琴亦令蒼頭取之計旦夕可得當續奉
以成門下清猷高風也

與侯儀真明府

舟中相遠亟還權署即事日運牙籌夜檢簿牒
不啻戴星出入故失候門下吏狀已倍兼溷跡

斥鹵之場即薰漸魚肆中園亭之約蓋欲借春
風一披拂之耳江水潺潺金飈瑟瑟旅次秋思
知夫同之幸蚤命駕馮高待月揮塵傳盃視浮
世輕若虛舟破浪又何問長安升沉家園聚散
也顓此代速倚檻擁篲以候

與鄺通州刺史

古者論交有云傾蓋如故又有云歡不畢輪蓋
以始相知之殷而后相求之戾也弟與夫夙附
丈夫意氣相期之列者南宮無遇此其故難言

之矣即投牒自售後夫昂首再命而弟困跡三
年顯晦殊時迺夫念帑布交淮陰解后何慙慙
也頃奉委得聆輿人頌聲益深欽艷猥蒙延以
上賓禮濱行重以巾帨之惠先施高誼紵衣不
啻也縞帶未酬何以為情乎用中爾陳俱鑿鑿
可見施行將剽掠以獻當路竊自附于楚人得
弓之意如何

與高明府

弟不才叨附驥足行且二十年矣追惟疇昔伯

心勇氣何階不陟不才淪落廼分所宜若我夫
固同進所共欽艷而肩持壯心既久且勞亦終
鍛羽叢棘豈誠命與文仇耶抱琬琰而混魚目
自古言之有志之士且柰何也閱朝目知領善
邑且幸得相依昨承寄聲豈吾夫亦不能忘情
于弟耶叅侍計在秋半浙浙西風當連日夕各
吐蕭瑟之懷如何

又

廣陵辭后勛勦致令繾綣之情未展百一回首
又二旬矣奔走無休已時赴淮陰席不暇暖又
回吳陵仰視吾夫軒然坐琴堂上吏雁鷺行奉
約束儼若神明勞瘁勞逸不相百哉吾丈膏澤
入人日深弟凡有耳目見假俱盡詞榆楊一得
之陳鷹鷂鸞鳳雖操適殊執然昔人水火之論
亦為達治理者試加味焉循良無右矣千頃洪
陂欲以勺水自獻祇見其不知量亦惠子之知
我耳

與張念碧太守

下吏素不諳古文辭進以作者之林如羅剎國
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且不知何說安能得其咳
吐肯繁乎承委強操鉛槧千里眉目深愧不工
有玷從史又有說焉昔有學孫叔敖者嗤然自
以為肖矣然本來面目模擬未真竟為人勘破
今寔類之一噓一噓

與胡州倅

不佞辱在泥塗雖有一念緇衣之誠而於高賢
未能傾推引私然表樹卓然在人耳目亦無待
推引云者廼辱盛情有加無已豈誠以千頃洪
波一勺能深淺乎謙以下人此長者之風也不
佞何足以承之惟有愧感馳役代謝鸞鳳翩翩
衆已物色枳棘當無久棲願言自愛

又

頃挹溫煦正直嚴寒今遠清風且當溽暑逸足
暫淹已為方臬氏識拔計雲達不日千里如不
佞一麾五載襜褕岐嶴蓋久安之不知終南捷
徑果何從置足也茲顛役代面譚奉職無所短

長虛費公餘歲所借資敢復啓齒然與從需此
以瞻朝夕惟真有以昇之

與諸葛將軍

二將軍勲名不相軒輊薦剡躉讓養虛夫一籌
豈以司武選者一時帳鉞不能並容抑以淮南
保障俱離鎮營無可寄鎖鑰也然去歲當事意
已先屬養虛豈督府固有所授耶首獎特諭不
亞飛章願將軍安之徽霍程李功勲並烈無論
後先也不肖濫竽承乏非據寔竊台庇

與宋仰虛將軍

聞丈龍升弟亦驥附弟劬勦風浪間未及促膝
相慶耳抵揚即為鹽臺分委齟榘忽接德音宛
如面譚翁久煩營政得此薦專閫必矣所諭弟
已豫策不日度淮從容為麾下細籌之三觴之
惠謹用珎藏候新命至携此進酒為壽

與李曉山別駕

昨于江濱心醉高雅濠上知魚郢中歌雪祗今
千載同此調耳次日鼓棹而北雖浹旬隔光霽

猶宛如坐春風中辟諸幽蘭蕙菴愈親愈芳即
漸遠而餘馥尚襲衣袂間也再來孑然獨處頓
覺囂埃汙人而光芬不可復挹矣方想依藉忽
塵翰使重以綺筵仰悉春存益增馳遡盛饌對
使品嘗已厭小人之腹矣

與無為查刺史

祇役江濱率爾裁候方愧適竇猥辱春記遠塵
翰儀對使登嘉豈任感敢清雅素望愷悌芳猷
頌溢輿人薦冠事守即今奏績伊邇會見搢紳

粉署結綬黃堂在少選矣下吏自分踈劣謬附
賢書近以微勞濫叨懋賞遡求所自實藉先容
顧義隸冗散日事驅馳無繇一地自効俯酬夙
心仰慰知遇惟公何以植之久遠光霽方竣維
揚查計事倘得維此承乏廬鳳間假道侍春風
半席心之願也非所敢覬也

又

頃附公役率上台履荒簡為瀆日來溷跡米盞
哀會間思歆披光霽挹芝蘭而相隔雲泥遐思

如何聞須濡苦燠門下桑林之禱誠可格天當
必有大霈其霖隨車下矣回首并州竊頌雲漢
之什遠寄餘情

與蔣三溪太守

下吏謬叨兩院兼委懼譴匄匄又失趨侍方切
瞻邈適承使劄仰悉長者接引晚進盛心深愧
無以承之賢書祇領仰窺明公鑑垂兼照量廓
包涵凡在宇下賢愚僉忘其身有由然也下走
詎惟掠美藉手以塞當路重托殿最間懲勸寓
焉雖未受約束而法程具在受庇多矣

與吳春元

生薄調時幸坐春風中元旦厚款臨岐枉餞丈
用情于生殷殷厚矣夕辱泥塗親畚插而踈鉛
槩致令簡節議郎回首并州則于執事尤不啻
愁饑也明月夜光炳炳輝耀自有物色之者豈
容終藏乎願言自珍

與余節推

緬惟朱明之候幸侍色笑倏焉西風在戶矣我

夫德施庇及不佞辟諸太和元氣行于四時俾
枯木朽株藉以自植則戴休光而荷大造固無
分迹邇而間寒燠也真州役旋莊誦昂翰仰辱
眷記雖事體叅左而德意種種刻在肝肺近謀
受知撫臺委查維揚歲計實籍吹噓閱猷偉望
榮戟所歷吏民依如父母而畏若神明此于上
下誠賴然三復四牡之詩北山之什其何以酬
從者賢勞乎

與傅明府

頃者披拂春風時緣迎送劬勩未竟慙懃迄今
悵歎嗣後閱朝日恭聞榮名正直彙征絲綸攸
寄詎惟螭頭補袞鳳表朝陽而謨猷入告天下
蒼生且沐浴飽滿膏澤甚幸弟夙叨附驥頗辱
心知妄欲攀緣喜可知已適父老且有以去思
文謬屬者敢不先為輿頌倡

與楊肖韓

久仰令譽頃幸叅承披拂春風時值隆寒不啻
挾纊豈龜山雖立雪而陽和自有可掬耶獨愧

齷齪無所比數解后輒辱握手慙慙如舊相識
雖大賢無所不容而不佞何以堪之凋瘵之邑
移流漸復又沐噢休如依慈母寧肯旦夕舍云
固宜虛八寶之望矣以不佞庸劣過蒙足下推
轂但辟諸無鹽氏之女彼方以為面目可憎雖
區區之忠得人介紹庶幾能用何其不諒則不
特今耳目荷畚挿聽命龍門固無益之分也何
辭之有

又

耳目之選必如翁茂望方稱盛典適閱朝目豈
傳者妄耶抑銓司將引與同升故不欲以此易
彼也不佞辱眷念惓惓又欲相依附今事勢遠
迤夷然不以為意者亦知驥足旦夕必馳騁千
里繩附有日不令終落莫耳願靜以需之母熱
中也

又

舟次八寶聞諸道路丈榮擢水部雖未閱朝目
揆諸天時人事有足評者應龍以潛一際霖雨

將跨八荒而凌蒼穹此在夙望不足為異顧弟辱在泥塗又勞眷念欲相接引今既當路一言九鼎豈復患沉淪哉報至喜同折屐蓋即前啓所謂彈冠結綬之意耳先此代面容顛馳賀

又

仕宦有直道逶迤與終南捷徑者然竟之建名豎業則在彼不在此蓋大鵬六月不息無能扶搖萬里而汎駕駢馳之馬始非不銳而易遭蹶者以獵進也即此可以喻丈今日矣聖世固多

才而文章才畧如門下者指不一二屈廼尚未膺新命此必當路以常格非所以信賢特耳不然何其宜聞而又聞耶長安日近金莖露液計不旋踵南薰之樓非復大雅吟咏地矣弟別后寄跡真州逐逐米鹽祝厘之議復成畫餅每鄉思起便欲拂衣而一絲未割實以仰荷門下心知必不忍其終于淪落欲俾彈冠結綬美談再見于今耳久遠馳此以代面譚

與邵州刺史

淮海文隱和
祇役無狀糜費候人已悉前啓濱行緣趣公程
雖夫名命絡繹竟不能強赴方惴焉恐重獲戾
茲旋舟復厘眷存惓惓其敢自外然即解纜寔
以承乏視篆久未即事懼益君見謹且子夜停
撓正彼此宴息時其可通閤吏煩延接乎捧讀
台教高誼盈楮令人心醉即祭戟遙臨樽俎羅
置不與易矣

與魯明府

生于古人詞未能窺見一斑足下誤聽不遺葑
藟之株于當路引進祇貽知己羞耳尺牘之裁
千里眉目受委不敢辭顧畚插間令操鉛槧寧
免癡垢又不獨弗文已也請潤色而後檄之且
效西子之頻做邶鄘之步而其精神馳驟自有
一種不可模擬處恐終令人勘破也戶口調停
哀柳當甚頌殼徹河北如震雷灌耳欲法為吏
視已成事倘分一命之寄如推轂指當師法焉
昨所携謬承鑒賞尚剩有餘甕可充荒度公暇
之需且射覆不敵金莖浮白俱主人自飲幸藏

之以待能者與博即罄瓶為令丈安得又獨醒
耶一噉一噉

與蔡山人

佳果見遺重以雅什咀嚼賡咏何啻味梨蔗而
聆金玉也閩友相訪令人重舊遊之感鄙人辱
泥塗可謂淪落渠又甚烏緬懷十年客燕時覲
郭瑰之黃金笑田生之白首今且髮俱種種作
轅下駒局趣態矣月滿屋梁相照顏色樽酒二
缶話至夜分可謂脩然西隣遊俠兒醉舞酣歌
管弦聒耳雖雅俗殊調而二鳥光榮昔人所羨
今且同之信乎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夫久處寂
寞之鄉如此意味知所素嘗故併譚及恐難遽
云衆人皆醉我獨醒耳

與趙侍御

望嶽嶙峋夙塵仰止頃緣涉泗獲覲台顏猥辱
容接登龍不啻矣太和德亨君子道長廬帷已
澹驄馬將駮移孝為忠又需主眷忘家叱馭實
溢輿情不佞樗櫟棄材畚挿賤吏頓忘卑瑣僭

欲板援雖清廟階迥梧臺而燭火頽分大照未
錄負弩望塵神馳

與王龍淮

承惠瑤帙當案牘蝟集未即披閱頃携舟中三
復之不啻困魔方甍而如梨蔗也李海州枚都
尉以文鳴楚矣此編一出詎並軼而且衙班之
也第于藝苑未窺三昧承乏為人操觚今屬善
斲可免縮手汗顏矣秋空漸高健翮奮舉叢棘
鍛羽將遠先儀樽酒論文日佇玉趾

與李分司

頃巡海道徑東臺知祭戟尚未按節故止留一
刺令候人上達典記行至瓢城恭聞榮擢不勝
雀躍歎歷茂望義淹常調今迓新命雖不為超
格然自此漸騰通達臚津要矣不佞猥以庸瑣
叨辱接引方幸藉直麻中八月仙槎遙指霄漢
自今無從遂執轡私殊用耿耿

與同寅致政

惟夫老成重望固同事地方所藉為典刑者頃

聞北音彼銓司何據而低昂之舛如此也溪瀨
生風不虞而及豈非數耶昔人謂大夫夫官至
刺史亦榮矣况都轉運使乎登禪榻結道錄吾
丈夙願今且酬之回視履盈居寵而稅駕無所
者較相伯也獨不佞三年侍坐春風中一旦舍
我鼓枻而南復以職妨無繇伸戀戀之意知丈
亦黯然銷魂耳丈且歸矣柳洲藕花二島幸留
一片石豫杖烏行當膏車抹馬從杖屨徜徉為
將老計也

與胡節推

頃者榮戟按部淮陰賤吏無能少效欸私至今
抱歎艷惟台節所指遠近吏民畏威懷德即古
按轡澄清無能遠過誠季葉之孤標頽波之砥
柱也不佞猥以樗材仰荷培植欽艷風裁亦每
兢兢繩約恐或墮落有負知遇願策勵不前先
后積愆似非因人微勞可餘盡贖惟冀有以庇
之

與凌公子

台旌兩度清淮某叨屬恩師部下吏分宜趨謁
緣奉明禁徒切執鞭之心屢阻負弩之役寅惟
門下忠貞世篤文武家傳攬轡澄清立朝正色
肅飭邦禁誕揚皇威僉艷司隸之賢允繼督府
之美茲渥天寵省覲南旋鄉邦增輝忠孝維則
甚盛甚盛謹候前驅可任飯遡

與吳山人

矯矯冥鴻緇戈不驚久矣適接來劄迺知丈通
於自潔而隨世俗之毀譽也古之徵君有身不
遠城市者而置足終南轉姍其為捷徑心之營
否異也下走流寓鑑湖非赫然纓綬身操畚鍤
又無名位可以驅入假館相隣艸堂方以蔣徑
邵圃自幸碩槩以蔽利風塵葦目之是不察下
走吏隱素心而所由殆與鑿坯者無異矣山谷
洛下幽人雅操名高千古結履寄傲徃多長者
車又何嘗避世俗噍讓而不出山也倘味此意
當得侍屨杖矣

與李文學

居諸易邁淮陽逆旅奉別光霽四年所緬惟赴
調風塵相慰籍頓令齊得喪忍而至此此在骨
月尤或難之高誼寧能於薄俗中一二覩也獨
愧偃蹇宦篋蕭然無能為故人贈耳生平負志
落落一持畚插垂五年豈誠有荒度明德耶徒
令老歲月遠妻孥招孟浪之譏滋淪落之嘆焉
耳已且念友朋弟兄凋零過半二毛漸侵不及
此時膏秣相昌羊山水間恐將來結社香山寡
杖屨矣興懷及此即三事視如敝帚况升斗粟
耶聞丈近緩舌遊譚諸公卿間即以狂生言質
之當抵掌噉息機之不蚤也寒暄不常道屨當
無虧恙祇深馳翹

約丁朱二將軍

蹇騎還潭尚稽趨候沿湖堆玉統簷流珠固八
寶竒觀也羈人雖不無藍關之情而亦有山陰
之適將軍能買舟相訪乎擁衾之卧當為長夜
之飲矣似不必問占一枝何處方訂會期也如
何如何

與樊儀真

客歲遠辱翰儀時屬春禘未收卒卒伸謝念弟
斗筭之材仰視老夫所遇乘雲行泥殊跡猥蒙
雅念每私自慰籍方愧不能時效款誠大烹之
養夫豈藿食者所能堪耶至今飽德不但屬厭
已也直指衣代聞首推轂門下雖殊未絕調餘
事不足為重顧荆璞方割遽重光時之價驥足
甫攄旋推絕景之功此則古之循良亦未必如
此速也春光漸媚僊槎何日復指五湖往度中
流進艇揮塵飛鶴恍若白露可餐天河在袖亦
人間至勝願有以續之





